

第十二回 變一策打走光棍

詩曰：

莫道閩中計不深，閩中白璧誰能侵？
飾忠匿怨空用力，外善內奸徒費金。
寄語文章勤苦讀，莫將佳句等閑吟。
當年若墜庸夫手，視死如生不負心。

卻說康夢鶴，船至半江，被風吹覆，共十八人皆沉水底，惟康夢鶴如萍之浮在水面，被風浪飄蕩，一心昏迷蒙昧，一身如死如夢，任他波流，比若睡在船中，不覺泊於江中一山，喚許沙壩上。翻身一起，張眼一視，嗟嗟，但見浩浩蕩蕩，橫無際涯，茫茫杳杳，絕無人煙，忽仰天嘆道：「此何地也？想必猶是夢中，來尋我賢妻蔡平娘也，得無此處是泉臺路乎？如今叫我要往那處尋起？」又道：「我怎麼遍身這等濕透？若是露水，不過半身濕而已。」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是了，我昨夜押解在船裏，大抵是船被狂風吹沉，流落到此。但我看這山嶼，盡是深江大海環圍四面，卻怎了？必是我命不該水裏死，要在山上餓死我是真。罷了，我且將這衣服披在這風裏吹乾，好穿起來。」坐在那石巖下參禪，做了一個活佛。

誰知這幾天果然狂風繼作，船隻不到，連餓三日，餓得真是可憐。時有一詞為證。詞曰：

嗚咽口裏喉，愁聞水聲潺潺。瞬瞬眼中睛，斜見山色爛爛。金銷玉減，無奈窮愁戀。廢寢忘餐，那恨深灣。顧不得花殘月缺，忍不得肚飢身艱。露水沾惹，雲石同扳。身非夷齊，何以坐餓首陽山？想是逃了臺城，要見陽裏尊顏。

幸得一日，風恬浪靜，適有商船要回漳州，揚帆搖櫓，順水而來。康夢鶴耳無聞，目無見，昏昏昧昧，倒在巖下甘泉邊。且喜商人將船泊在山腳，二人上來，要索乾草去起火炊飯。得到甘泉裏吃水，看見死人在那裏，近前一視，認得是康夢鶴。

那康夢鶴聞有人在身邊說話，張眼來看，說道：「救我，救我！」那商人道：「你莫不是康夢鶴麼？」夢鶴道：「正是。」那商人道：「你為何在此？」康夢鶴把手指口，說不能言。那商人知其餓得苦了，遂把康夢鶴抱起來，二人相幫，負到船裏，用些飯湯灌入，漸漸把清粥與他吃。至第二日，乃一一說出一篇冤枉艱苦，滿船聽了，無不嘆傷駭異。

至第五日抵漳，即送他下船。夢鶴感他救命之恩，稱謝不已，臨別問船家姓字，遂一一記在心中，說道：「弟日後得志之日，自當重報。」正是：

臨險不險，臨危不危。

天地鍾英一大器，推遷自有入來持。

卻說康夢鶴下船思母與弟，未知是在監中，或解落廣東去了？行邁靡靡，中心搖搖。到了自家門首，聽得裏面哭聲，夢鶴寸心如割，再進去乃是母親和胞弟在這裏哭他沉船死了。忽見他回來，不勝歡喜。夢鶴道：「母親不必哭，兒在此。兒聞母親與弟禁在監中，怎得出來？」陳氏道：「官府說吾兒沉船死了，是以放俺母子出監。吾兒於今那裏得活？」夢鶴道：「母親請坐，待兒慢慢說來。」即將遊學僱考至沉船事情，自始至終，一一說了一遍。陳氏聽了，歡喜兒子活了性命，又聽得平娘回生，將信將疑，似奇似巧，喜慰交集不題。

且說霞漳諸朋聞其祥回來，皆來相探，詢其遊學來歷，惟鄭判樞用銅銀陷害他，不敢來見。那洪初中聽得夢鶴有一樁婚姻事，恨無聘金難得成就，心竊自思，以為我來去請他吃酒，細問他因由，亦好來去娶一個嬌妻。及至次日，即辦了酒，去請夢鶴，說道：「久別社兄，渴慕駕旋，今幸榮歸，大慰鄙懷，敬備蔬酌，為兄作軟腳局，希同賁臨勿卻。」夢鶴道：「弟命薄多蹇，種種莫訴，死中歸來，僅存蕭條微軀而已。今無可為禮，又辱寵召，愈增愧顏，若承兄命，能無貽羞二三知己乎？」洪初中道：「不過命運未通，何羞之有？兄若見拒，是棄小弟於門牆之外矣。」夢鶴見其難以推辭，乃同他去。夢鶴嘆道：「這酒都不該吃。」洪初中笑道，「酒不該吃，連飯也不該吃了？」康夢鶴道：「果然有之，弟連餓三天，無勺水入口。」洪初中道：「足徵天降大任之際也。敢問社兄遊學功名事體何如？」康夢鶴道：「弟之功名，所如皆不合，及要回家，蒙朋友送路費五兩，被一奸賊偷去，且偷去也罷，又起無良心，去告害弟。」洪初中道：「那人甚麼名姓？在那裏住？」康夢鶴道：「在府城內大街上，姓姚名安海。」洪初中道：「這個可恨可惱。敢問社兄，有過婚姻好事麼？」康夢鶴道：「弟有一奇逢佳人，他父親姓卜，名世杰，其女小字玉真，為我相思病死，後來回魂起來，聲聲說是我前妻蔡平娘回生，會曉得我當日媽祖天后為媒，簽詩為記的詩章，稱說不論那個有此詩章對合，就要嫁他。」洪初中道：「這等奇事，兄何不去娶他？」康夢鶴道：「先時他父親貪利，不慕才名聲譽，後來適逢小弟命薄，屢遭不遇，是以婚遲。」洪初中道：「要天妃甚麼詩？」康夢鶴即誦與他聽。洪初中又問道：「弟聞兄與令先嫂倡和的詩詞甚多，未知要合甚麼詩？」康夢鶴道：「不必多，祇有注生廟內二首詩就足矣。」洪初中道：「敢求筆墨，賜小弟為照席明珠，得以朝夕諷誦。未知兄肯賜下指示我乎？」康夢鶴道：「夜光在前，魚目焉敢比？倘不鄙棄，敢錄巴人之章，兄勿吝刪抹是幸。」康夢鶴即寫兩首詩與他看。洪初中接過手，稱譽嘆賞不已。正是：

從來黃雀與螳螂，得失機關皆暗藏。

漫喜竊他雲雨賦，已將宋玉到東牆。

二人吃得及酣，至醉而別。次早，洪初中具備銀兩，促裝起行，直至潮州府城內大街上，訪問姚安海名字。適遇姚安海在家，懊恨被責之辱，心內自想道：「有天理！如今他沉船身死，正消我恨。」忽聞有一個漳州人在那裏問他名字，出來拱一拱道：「你問他怎麼？」洪初中道：「弟是漳州人，姓洪，名初中，遠慕芳名，專來拜訪顏范。」姚安海道：「還有甚麼話說？」洪初中道：「有一個知心話是有利的。」安海聽得有利，遂說道：「安海就是小弟賤名。」初中喜道：「這等有緣，第一件事大抵十分得成了。」

姚安海乃請他入坐，待茶，問道：「兄一件甚麼事？」洪初中道：「弟不幸早年失妻，聞貴府城內有一個卜世杰的女兒，生得標致，弟要求兄為斧柯，以成人之美。」姚安海道：「這事甚難，他要候康夢鶴對合甚麼簽詩。如今康夢鶴已死，兄雖可假做康夢鶴，但不曉得他之詩，卻怎麼好？」初中道：「這個不難。簽詩詞賦，弟一一都曉得。蓋因康夢鶴與弟為鄰，其詩詞賦熟矣。」洪初中

道：「這個就做得。」

那時姚安海遂設席與洪初中劇談論，二人非說夢鶴之癡，即說夢鶴之短，是以相得甚歡。至明日，姚安海喚一個媒婆，就是卜世杰族親卜媽媽。卜媽媽道：「姚大官人，有何抬舉？」姚文海道：「要抬舉你趁銀子。」把手指著初中道：「你曉得這位是何人？就是卜玉真要求的康夢鶴。」卜媽媽道：「聞康夢鶴沉船了。」洪初中道：「我幸神助，漂流江邊，遇別船救活。」卜媽媽道：「這等恭喜！是我小娘子三生有幸了。」即到卜世杰家說知，那卜世杰也正在鄉間纔回，兩人一齊入。

卜世杰問道：「媽媽到此有何話說？」卜媽媽道：「來與叔叔賀喜。聞叔叔要求康夢鶴，不知者以為夢鶴沉船身死，誰知他漂流江邊，幸遇商船救活起來。前日與安海有隙，今二人相認說合，投契如初。」世杰道：「安海為人奸險，他已熟悉，今又故意來宿他齋裏，未必是真。這個我也不管他，祇要有簽詩對合便好。」卜媽媽道：「明明是真實的人，難道我好騙你？若要簽詩，我就去拿。」

卜媽媽來回復初中，初中即寫簽詩，並注生廟二首詩，與他持去。世杰見得此詩，持入與玉真看。玉真看完，臉生春色，脣露白玉，眉開眼笑，說：「是了，是了！且喜謝天謝地。」正是：

昔人偷玉今偷詩，玉是真兮詩是欺。

設網求魚錯入雀，種桐等鳳認棲鴉。

即日，洪初中備聘金二十兩，買一個全紅，寫為「文定之敬」。卜世杰亦備朱履等物，買一個全紅，寫為「回福之敬」。擇一個吉課，約五日之外即要花燭之會，行合巹之禮。惹得世杰夫婦歡歡喜喜，打掃廳房，鋪藤床蓐，一完齊齊整整。

至期，洪初中心中喜中了計，說：「萬事非所願，惟得一佳人足矣。」你道喜得怎生模樣？但見他：

頭戴一頂方巾，強作斯文氣派；身穿一領藍衣，假裝才子豐雅。形神鄙陋，有類荒煙照蓬草；骨相凡庸，渾如狂風吹枯木。笑時兩肩聳頭上，行時雙腳駕胸前。蓋藏內美，掩不盡奸狡行蹤；炫耀外色，裝不出詩書氣味。

至晚，洪初中穿得衣冠齊整，搖搖擺擺到卜世杰家，世杰欣然出迎。是時，世杰設席在外廳請客，一席在房內與他合夫婦之禮。洪初中到卜家陪客在堂吃了三杯酒後，即入房內。見得玉真梳妝打扮，恍若臨涇訪洛神，對月賞嫦娥，渾然不知天臺與人間。遂向席上提起盞來，篩一杯酒，兩手恭恭敬敬捧來，要與玉真飲。然玉真雖是平娘回生，祇記得前日所做之事情，不認得夢鶴的面貌。那知玉真把秋波一盼，靈犀一點，曉得行狀舉動大不類風流才子，心下暗想道：「不免考他一題，倘是夢鶴，一試便就。」

玉真道：「酒且放下，俺不比庸流之輩。要成夫妻之禮，必行古人之法，一人各吟一首詩，以今夜即事為題。」洪初中聽得要當面做詩，真是青天上一個霹靂，嚇得魂不在身。須臾，說道：「念良辰無幾，小生心在佳期之會，神馳恍惚，那裏有詩？請待後日，與賢卿吟風詠月也未遲。」玉真道：「後日是後日事，今晚無詩，難說得話。」洪初中惹得滿臉如火，心內亂跳，沒奈何，裝出文人體態，口中糊糊塗塗，將頭暗點了兩點，但無一字落紙，怎麼是好？玉真道：「許你出外觸境起興罷。」洪初中聽了此話，喜得心窩裏都是癢的，定了精神，暗想道：「我可去席中托人代替。」把兩手搔在頭上，慌然出去。

玉真知是假的，暗想道：「如今墮落他機關，若飛鳥之入籠中，教我怎麼脫出？」思想半晌，無計可施。忽然想著必須如此如此，遂變得一個：

頭髮散直，如收鯉魚的南海；遍身烏黑，如治龜蛇的玄武。手執起楊柳枝，腳脫下繡弓鞋，披衣露體，睛轉聲烈，真個令人嚇怕。

斯時，燈火不明不亮，及洪初中一人來忽然跳落一個黑鬼，嚇得洪初中魂飛魄散，抽身要走，被黑鬼把粗大的柳條亂打。洪初中心慌，叫不出聲，兩腿軟綿，走不出來，雙手俯伏在地，做四腳爬走出來說：「房內有鬼，大家救一救！」這鬼徑趕出來，擒著洪初中胸裏痛打一場，打得一身好厲害哩。這黑鬼又將席上饅味一盡掃落，滿席之人無不駭異。

卜世杰道：「你是何方鬼怪，敢入我家害人？」那黑鬼道：「你不曉得，我乃玉皇上帝殿前毛獅王便是。上帝差我來，打陽間棍徒，拐騙康夢鶴的妻。我差了玉女仙姬將玉真化去還夢鶴，將這光棍要活活打死。」卜世杰與同席中之客都跪下道：「懇求毛獅王，乞饒這人性命，念他是外方人氏，放他去改過自新。」卜世杰哭訴道：「望毛獅王千萬放我兒來，憐我未有男子。」那黑鬼道：「你女兒放不得，這一個畜生准大家求饒。各各退避，我依舊要歸天曹去了。」

那黑鬼將柳條把兩班人揮打，兩班人一閃，那黑鬼就沖出，捷捷轉過一灣，沖入竹叢內，慢慢手扳竹枝跳過牆去，伏在芙蓉花下。那眾人一齊趕出，四處挨尋，果然不見蹤跡，點起火來抄覓，杳不知其所之也。一個說：「他騰空駕霧上天去了。」一個說：「他變化不測，那得見他上天？」卜世杰道：「上天與不上天慢些說，大家且同我入房尋個女兒。」眾人即去抄看，寂寂無影，連衣服首飾都不見了。卜世杰夫妻哭將起來，大家無不感傷。

卻說洪初中，打得手痛腳酸，面破膚黑，神不輔心，形不輔體，聲聲說道：「勸人莫做虧心事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」眾人問道：「兄這等說，你果是假的？」洪初中道：「瞞不得諸兄；我實是假。今幸毛獅王饒我性命，日後再不敢做非理之事。」大家聽得這話，皆舉頭相視，說：「現報得緊，必如此，纔得福善禍淫有准。」大家勸戒一會，分散而歸。洪初中如掩尾狗一般，依舊回姚安海書齋中歇，到次日起來，收拾回漳州去了。

惟世杰夫妻在那裏抱哭說：「夢鶴已死，吾兒必被玉女扶支陰府相認了。」那玉真知眾人散了，從後門叫：「爹爹不要哭，快來開門。」世杰忙開了門，說道：「吾兒怎麼會來？」玉真道：「爹爹，你就認不得了？毛獅王就是兒設計假的。」即與之說。世杰道：「那一個光棍在此房內，兒怎得一身皆黑，衣服脫不見了？」玉真道：「兒知他是假的，騙他出去，兒即剝去衣服首飾，藏在後門花架下，折落一條楊柳枝，把灶裏黑煙抹得遍身烏烏的，張起聲音，使檢認不得是女兒，騙他將女兒化去，絕他念頭，使他不敢來討聘金。他若是敢來討聘金，爹爹就問他要女兒。」世杰聞之，怡然爽快，說：「好計，好計！」正是：

奸狡之人實獸癡，深閨艷女有英聲。

聘金費了仍羞辱，天理昭昭報不差。

不知玉真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